



1040-1070

江苏散文选

江苏散文选

1949-1979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江 苏 散 文 选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9年9月第1版

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000册

书号：10100·327 定价：0.90元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以来，在党的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，我省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品。为了相互学习，交流经验，检阅创作成绩，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创作，我们从三十年来我省广大作者创作的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特写、独幕剧中，选择一部分较为优秀的作品，按其体裁分别编选了四种选集。

编选时，除了主要从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考虑外，还尽可能照顾了各种题材、各种风格的作品。目次则按作品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。

由于时间仓促、资料不全，再加编辑力量薄弱、水平有限，很可能有的优秀作品被遗漏和有选择不当之处。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作者、读者和有关方面批评指正。

在编选过程中，曾得到江苏省文联、江苏省文化局、新华日报社等有关单位的关怀与支持，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，特此表示感谢。

目 录

进书房·····	钱 进	1
记苏州的园林·····	纪 庸	6
庐山小品·····	沈蔚德	15
蛇医季德胜·····	高 斯	18
雪舟笔下的金山寺·····	江源岷	31
雷·····	戎之随	34
捉水獭·····	赵 沛	37
致守岛十年的战友·····	枫 亚	46
南京，换了人间·····	夏 阳	50
老贺到了“小耿家”·····	李晓晖 谭 暄	55
苏州盆景一席谈·····	周度鵬	64
花之社·····	范烟桥	68
赖侯庙·····	程小青	71
蟋 蟀·····	姚荷生	75
纪念吕凤子先生·····	吴天石	81
龙·····	天 戈	85
水旱卜蛙声·····	素 愚	88
水港桥畔·····	凤 章	92
五月榴花·····	董 尧	98
“花布小鞋”上北京·····	周度鵬	102
鸡的故事·····	陶 白	107

稻场上·····	王若渊	112
枣·····	周 坤	117
山鸟的早晨·····	凤 章	120
碧螺春汛·····	艾 煊	126
指点湖山·····	艾 煊	133
年 纪·····	俞铭璜	139
苦难的童年·····	袁 飞	142
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·····	张泽民 丁 让	162

许 勇 李 真

早晨的街和报廊·····	丽 砂	172
马山红花·····	海 笑	174

——太湖散记

工人家庭·····	吴 野	182
在前进的道路上·····	刘 坪	185
一掬黑土·····	应天佑	205
雨花台抒情·····	魏毓庆	210

——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
小盆工的控诉·····	王瑞芬	214
喧腾的渡口·····	赵力田	220
谁持彩练当空舞·····	王立信	224
梅花礼赞·····	马国征	228
翠绿色的信笺·····	德 咏	231
洞庭红·····	邱 载	235
梅园的静夜·····	鹿瑞琅	240
映山红是怎么开的？·····	何晓鲁	246

——大别山漫记

春天的锣鼓·····	李华岚	262
维希绸·····	向佐得	265

栖霞记胜·····	侯镜昶	271
渡口抒情·····	金曾豪	278
春 华·····	袁 鹰	283
鞋 子·····	葛 子	287
勇攀高峰·····	海 笑 王 劭	291

——记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女子花剑亚军栾菊杰

秦淮柳·····	江广玉	303
花园里的城市·····	顾 炯	310

——访问安徒生故居

请喝一杯茅山茶·····	张宇清	316
春光万斛浓胜酒·····	章左声	323
江河，连心的动脉！·····	张成珠	329
香兰笑·····	程大利	335
窗 影·····	徐廷华	338
献·····	陈白尘	342

——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

山中半日·····	李克因	348
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——云台纪事

钟山风雨起苍黄·····	蒋元椿 魏玉琴	353
此花无日不春风·····	高 风	361
常州一条街·····	赵翼如	365
读田汉同志的五首诗·····	曹从坡	368
春在神州心里头·····	张允乐	373

进 书 房

钱 进

爹因为不识字，吃过大亏。老是在心里盘算，要送我上学。

我自己呢，也日夜盼着能念书。穷人家子弟能念到书，真是天大的福分。

十四岁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在正月十五这一天，爹对我说：“儿子，明天送你进书房了。跟爹到先生那里去拜菩萨呀！费多大力气，书房总算给你说好啦！”他笑笑地说完了，用手摸摸我的头。

早上起来，妈把件祖父传下来的破袄，脱了脱灰尘，把我打扮起来。吃了早饭，爹领我向后庄走。我披着破袄，拖着双没后跟的鞋子，满身骨头乐的发酥，跳跳蹦蹦地跟在爹后面。

爹进门就叫了声先生，又立即转过头来向我笑笑说：“儿子，叫先生！”“先生。”我低了头，愉快地叫了一声。先生呢，象叫窠的老母猪一样：“嗯”了一声。我朝他一看，咦！平时他是个长条平脸，黄黄的眉毛，一对六角大眼睛，里面嵌着两个鸡蛋大的黑眼珠子。这天呢，满面起皱，鼻子两边显出没底的两条深沟，活象个戏台上的奸官。

先生姓王，叫王文斌，是我们庄上地主万人怨的什么亲戚。平时架子很大，据说起先他不肯收我，经过爹三番五次讲求，决不少交学费，还请了人做保说情，才算说上了。

“出劲念呀！”

先生第一次给我们讲课：“人，就是人；手，就是手；足，就

是脚……”接着他念：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，我们也念：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。”讲完了，他坐在位子上象发布命令似地叫：“大家出劲念呀！”下面就大声念起来：“人手足刀尺。”“人手足刀尺……”过一会儿，声音渐渐小下去了，他突然把那酒杯粗的藤条，在桌上一拍：“出劲念呀！”这一来，大家又直着嗓子，仰着头，闭上眼睛，涨红脸，颈项上的筋也涨得粗粗的，拚命的哼起来。不过我却没有这样做过。不是我不愿高声读书，因为隔夜尖着嘴喝的是照见锅底的粥，睡到半夜，肚子里就咕咕地说怪话了，早晨起来拾狗屎时，更饿得直不起腰，实在没得这个穷劲大声地嚷。

我和王爱生

隔壁富农王德成，在我上书房的第二天对我说：“三儿，以后不问早晚，你要同我家爱生同来同去呀！可不要带他下河边……”不懂他以什么身分交给我这个任务。

冬天的四更天，正是寒霜下降的时候，正是有钱的父母怕儿女冻了，搂在怀里裹紧被头的时候，我呢，把那件冰块似的破袄贴上热肉，穿了单裤子，赤着脚，搭了双破鞋，在霜地上搭吱搭吱地走着，宅前屋后，弯着腰拾狗屎。狗屎拾完了，就坐在王家门口等王爱生，有时，听他妈说：“秀儿，多盛几个圆子给生儿呀，小孩子念书容易饿！”又说：“再抓把花生给他带去消消闲……”还常常听她对上街的人说：“你上街吗？我生儿天天早上圆子圆子的吃厌了，请你带两块糕让他换换口……”不听她说吃这吃那还能马屁，一听她这样说，肚子就会咕咕地叫起来：“饿了，饿了！”——我在门外风头里等着等着，有时要等一顿饭工夫，才一起上书房去。

王爱生的座位靠门，锁门的风，吹得他要哭：“先生，冷来！”先生连忙跑过去：“哎呀，爱生手都冻紫了！”说着抓着他的手凑到嘴边哈气，又立即对我眼睛一瞪，粗声粗气地命令：“坐到这里

来！”我正在看先生座位背后挂的那酒杯粗的藤条，和那又阔又厚的红木戒尺，听了他这突然一声，吓得我急忙站起来，同王爱生换了位子，王爱生有我挡了风不哭了。先生摸摸他的脸说：“这孩子真惹人爱，圆圆的面孔，白白的皮肤，生的精精样样的，身上穿的花花绿绿的……”说着又瞪了我一眼。如今，从门缝里，窗眼里钻进来的风，到我身上来找暖气了。穷人有句话：“冬天，针鼻子大的洞，斗大的风。”我那件破袄处处是碗大的洞，这该有多大的风啊！它不但钻进了我的皮肉，还钻进了我的骨髓。黄鼠狼找病鸭子咬，饿鬼又在肚子里乱说乱动了，又冷又饿，头发晕眼发花，人随着天地旋转起来。王爱生突然大叫一声：“先生，钱三宝肚子里在唱洋戏呢！”把同学们引得哄堂大笑。当然，我又吃了先生一个狠狠的白眼。

先生的“教导”

破棉袄是祖父传下来的，虽说破，可是只有这一件，因此穿在身上，就换不下来，穿久了泥斑愈来愈多。这个，也是使先生看不顺眼的地方，使先生觉得丢了他颜面的地方，使先生看了要“呕”的地方：“穷人家孩子还念书！”

一次，我一只脚稍为动了一下，被他看见了，就吃了六藤条，又被骂道：“那懂读书的规矩！坐没有坐相，站没有站相，拾狗屎的命，不识自己的穷架子，读书来，唉，气死我啦，气死我啦！”他真气得浑身发抖。

每次回家，他都在我手心画上个“红圈”，回书房时要查看。他又告诫我：“读书就是要学文雅；就不准再做低三下四的事，你要不守我的规矩，就滚蛋！”

有次回家妈叫我去挑水。打完水时才记起手上的红圈。忙挑着水回家：“妈，先生画的红圈弄掉了。”“小娃，你去对先生好好说。就说你爹不在家，我妈不能挑……”到书房里我说：“我妈快临

月了，叫我挑水——”说着把弄掉红圈的手伸给先生看。“要死！”嘴里骂着拿起藤条连抽了五六下子：“我得教导你文雅一些！”

又一次大“教导”来了。

这天快上课了，我搭拉着鞋子去小便。“回来！”我刚要出门，先生突然在背后直着嗓子叫了起来。我嘴里说了一句：“小便还不准人去，管天管地，管不着拉屎放屁！”我转头一看，他大概听见了。他那六角眼睁得油灯盘子大，伸手抓起那又阔又厚的红木戒尺。我慌了，连忙坐上位。他象个凶神恶煞走了过来：“来！”我知道是要手，马上把左手伸去，刚伸到书桌，“拍！”他那举得超过头的戒尺落下了。“呀！”就象油坊里榨油似的，两层硬的夹着一层软的。手一麻一直麻到心。“来！”我知道他没打过瘾，左手在抖，不敢再给他，右手抖抖地送上。“拍！”又一下，右手又麻的全失去了知觉，缩的更快，满身抖的象筛糠，吓的尿了满裤裆。

打过戒尺，他又拿那酒杯粗的藤条没头没脸的狠狠抽了几十下。然后坐在位子上象老牛似的喘着粗气：“把我手都打酸了。”说着又走过来将我那本“人手足刀尺”向外一扔：“滚！”我就给赶出了门。

在路上突然发现棉袄有几处已被血湿透了；鼻子还在沙沙地流着血，我从破袄洞内摘出些棉花，搓了两个小团塞住了。

刚到家，妈吓了一跳，不知从哪里来的血人。她一看是我，一把抱住我：“乖乖……”眼泪不断地向下流，妈妈的亲生肉给人家打得这样血人似的，怎能不叫她伤心！爹回来了，看到我只是叹气：“算了吧！不上了！”但当晚他还是去请李二爷给先生打招呼。李二爷对爹说：“不上就不上吧！这个年头，就是穷人识两个字也没用。一样受人家气！”爹脑筋里总认为自己吃不识字的苦，盼儿子能念一天是一天。最后还是托李二爷带领着我给先生赔了不是，先生说：“拖鞋搭脚的，简直弄的不成个书房气，我要教导他，不依规矩，不能成方圆……”又狠狠骂了我几句，才答应我重回书

房。

终于失学了

俗语说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穷人家呢？一年四季最怕春。尤其是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是个要命的关口。

从书房里跑到家里，锅盖一揭开，一股冷气冲天。爹左手托着下巴；妈坐在灰匾子^①里低着头。爹说：“儿子，家里靛子桶底朝了天，外面借了百零八家，借不到半升粮。本想磨骨头送你上两年，可是现今骨头也磨不出……你看……”他的喉咙象塞子塞了似的说不出的。半天才说：“你还是——”“爹，一天吃两顿粥，我也要上两年书房！”“乖乖不要说一天两顿，一天半顿也糊不上呀！”爹摸着我的头说。“你怎么不懂点人事，我昨天就坐灰匾子里到现在还未喝口汤呢。养下的活鲜鲜的小孩，就放到马桶……”妈闭起眼睛象昏过去一样。我听了妈的话，一头倒在她怀里哭了起来，爹也难过的半天不说话。

我硬了硬心，想：“做长工去吧！”我把这话告诉了爹妈。“好，只有这条路了！”象在对自己说话。爹当了一世长工，受尽折磨，懂得这是一条什么路，但是不叫儿子走这条路，又走那条路呢？于是我从此离开了书房当上了长工。

选自《江苏文艺》1953年第23期

①以前农村里妇女分娩后都要坐灰匾子。

记苏州的园林

纪 庸

园 林 的 城

苏州是个园林的城。多少名园久为游客所向往。从前，皇室修建御苑，也曾取作蓝本。还有若干诗人把它“形之篇什”。所以，苏州园林的著名，真是由来久矣。但我却另有一番看法，那就是，园林之外的园林也许更好。有一次登北寺塔，俯瞰全城，掩映在万绿丛中，顿使我忆起在北海白塔上远望故宫的景象。王维的：“雨中春树万人家”诗句，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证。唐末诗人杜荀鹤这样描写苏州：“古宫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；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”，我感到这意境今天还有些仿佛。倒比白乐天的“绿浪东西南北路，红阑三百九十桥”还要生动具体些。

我住在一条临河的长巷，妙在出门就是河，隔河才是另一条巷，这就使我不至于有走在平江路那样偻仄街道的感觉——喧嚣而不透气，有些段落又会感到拥塞中的荒凉。小河上必不可免的要有几座桥，这桥的形状也就表示着本身历史的悠远，绿苔封着石缝，石头栏杆已经不全。从桥的驼背上望着远远划过来的一只小船，深秋，是载着稻草吗？那上面一定有轻轻的晨霜；盛夏，是载着西瓜吗？紧随着必有一声韵味悠长的唤卖。那水，好象是不会流动的绿色绸绮，可是一夕大雨之后，却也涨得“两岸潮平”。有意思，有人在河岸上种起垂柳来了，一，二，三，……刚好对了我的门是五棵，在形式上使我接近了五柳诗人。住在河岸小庙

里的一位老太太，利用河岸隙地种着青菜、扁豆、向日葵。每当回家，我在路上看着碧绿的菜叶、娇黄的葵花，已经有了充分的野趣。而那战颤在秋风中的紫色扁豆花，更添了不少秋意。这些，都使我流连，使我喜爱。

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住在所谓“南园”，这是南城里边靠近市区的一片农田。小河、板桥、菱藕、在河汊里长日坐守扳罾的渔人，春天的桃花、初夏的菜花、秋天的一片黄云似的稻子、冬天冒雪冲寒的油菜……都曾经使我消磨整半天整半天的光阴。

这便是园林以外的园林。

然而，把大自然的趣致更浓缩更集中起来的，却也不能贬低了那些作为游赏中心的名园。尤其是，从前属于“绡屏人忒看得韶光贱”的少数人享乐的所在，今天已经焕然一新，成为人人可以分享的风景了，更不能不把我的印象记下来一二。

拙政园

我曾在这个东北角落的园林里住了将近二年。那时这儿被反动派所办的一个大学占用，除了校长办公室粉刷一新之外，其余各处的荒凉残败真使人难为情，但是听说“修建费”领到的并不在少。

城里的园林，不能不算它较大，不愧为四大名园之首（四园：此外还有留园、狮子林、网师，网师尚未修复）。我对它的直觉印象是一个“幽”字。也许这个译语有点抽象，但若你到这里的话，自己在后山的亭子、见山楼上静坐那么一会儿，你就会同意我的意见。我以为，玩赏一个园林，不一定在乎厅堂的富丽，譬如说，这里也有什么远香堂、三十六鸳鸯馆等，——隔壁博物馆占用的玉兰堂也许更堂皇些，可是，在这些地方很难领会园林的真正佳趣。当然，这些建筑也是园林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有了它们，才能使山石微径，曲水红桥，更加有所联系，有所归

宿。然而，假如把欣赏和领会胜境的中心完全放在考究什么楠木厅，什么画栋雕梁的工程上，就难免近乎煞风景。所以，我请您在玩赏了上面的“主题结构”之后，一定要上后山，静坐一会儿，把你的眼界放得更宽些，把你的恣纵的心情镇摄得更宁静些。

忠王曾经在这个园里办公，历史家们对于“忠王府”是十分珍视的。我想忠王岂止是个革命领袖，他也算是一个有意思的艺术家。单说他选择了见山楼来做办公地址这一点就不平凡。这个楼并不富丽，也不太高大，但位置在全国的最后，坐在楼上可以看见肥大的梧桐叶复在青青的屋瓦上，可以看见几竿修竹在风中摇曳的姿态，可以听见不知名的鸟儿在不知什么地方争鸣。要是在夏天，当风雨来时，这里的情境更非笔墨可以形容，濛濛的白雾笼罩了一切，那是急雨溅起的飘在瓦面上的水珠。忽而一阵开晴，美丽的彩虹可以使你惊奇地看上好一会儿。

从土山上的亭子远望，也许比园子里边更为舒畅。晚照中城墙的雉堞和荒旷的田野，河边没有行人兀自潺潺流着水的小河……听说本来这个园子北面曾经直达城根，我们也不妨想象那里从前有过飞楼水榭，历史使它们化作尘土，从而不免想到这个园子最早的主人，他是那样假惺惺地选择了潘岳的话作了园子的名字，认为归隐林泉乃是“拙者之为政”（《闲居赋》里的话），其实，他真正是个名实相符的“拙者”，除了使后人对他嗤笑之外，并没有得到什么。

水，是园林里不可少的。远香堂侧的荷塘那是很不错的了，但我很喜爱三十六鸳鸯馆附近，沿着东墙一带的，生满浮萍和水藻的绿波，那水是得到“静”趣的，好象是“与世无争”的。转过弯儿，在后墙根生着肥大碧绿的芭蕉，这点“旧时院落”的情味，我想在月夜应当更美，如果能够在这里一面赏月，一面哼着吴梦窗的词句，也许是诗人们很感兴趣的吧？可惜的是，过去的

诗人们只咏赞着什么文征明手植的紫藤和宝珠山茶，而没有把这样的意境作为抒写的材料。

狮子林

狮子林是拙政园的比邻，在几十步的距离内，有这么两个名园，足见吴中园亭之盛了。园以狮子为名，难免使人感到奇怪，佛经里说，说法使人通悟，叫“作狮子吼”，这里山石的奇怪形状，有如狮子云云，我想这名字总不是“切合实际”的，何况石头也实在看不出象狮子。

说真的，我觉得苏州各园林的山石堆得最不好的要算这里，因为它使人感到拥挤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。我的癖好是“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”，石头也不必以多为胜。尽管那山洞很是曲折，小孩子捉迷藏当然有趣，成年人恐怕不见得怎么样。曲折是一种美，但必须曲得使人看不出，那是真曲，本来一览无余，相隔咫尺，而钻起山洞来却偏偏左盘右旋，至少对于我这样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不合适。而且象以四面皆石著称的卧云室，也弄得四面不太透气，会使人有点儿不耐烦。我很欣赏苏州坎坷文人沈三白的话：“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，……然以大势观之，竟同乱堆煤渣……全无山林气势。”（浪游记快）不过，请你原谅，这完全是“我”的感觉，未必与你的见解相合。或者，我根本没有钻过“石林”的洞，缺少实践的知识，说得过分主观。我只要求肯定一点，就是不要把这样石头的堆砌全加在大画家倪云林身上（按照一般传说，云林是本园的重要设计者，园子是在元朝筑成的），倪云林的山水画是何等简古澹泊，怎么会堆垒出这么琐碎的山子来呢？现在这个园子里的“立雪轩”附近壁上，还有一幅云村小景刻石，您看看，那种荒旷境界，是多么和这个园林的堆砌气相对立呀。

这且不谈。这园子的好处我也别有会心。我所爱的是指柏轩

这个厅堂，幽静、深邃。那右面的一片青翠得象要滴下水来的竹子是多么值得留连，设想在盛夏的天气，在绿色的浓荫下，睡那么一觉或是吃上两杯龙井茶，真是不易获得的享受。恐怕在附近的真趣亭和荷花厅赏荷花，倒未见得有这样的静趣。

暗香疏影楼也是一个值得喜爱的地方，妙在从楼上就可走向假山上的走廊，是楼又不是楼，这确是一点匠心。近处三五株梅花，若是初春，当可体会姜白石这两句词意。然而，要叫我冥坐沉思，得到工作以后的真正休息，我还宁愿在“古五松园”这偏僻的一角。明清以来的五棵松树都随着沧桑变化消失了，只有陈中凡先生寄赠的一幅李复堂五松图在点缀着历史上的名字。可是对面那株古柏确是“老干参天，霜皮溜雨”，不由得使你想到了那图画的时代，松树的年代，乃至园子、山石的年代。

怡 园

怡园以小巧著名。说是小，比起拙政园、留园是差得多了，那水真够得上是“半亩方塘”。这个园子在建筑的历史上是年轻的，沧浪亭始于南宋，狮子林始于元，拙政园、留园都始于明，唯有这园林是光绪初年的建筑，距今不到百年。不过当清末其他园林都有些凋落了，这园子却以“崭新的姿态”出现，又居于城中心，于是便成为当时文人士“觞咏”之地。现在，园子最西部一个大厅“湛露堂”中还挂着那时几位诗人画家对此园的写生，时间是光绪庚寅（十六年，一八九〇），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吴大澂、陆廉夫等。“吴大帅”这时还没有失势，下距甲午战争他老先生出关抗敌遭遇失败还有四五年，可算是功名鼎盛的时候，自然在本地是个大绅士，文人墨客的领袖。这几幅画，是解放后文物保管当局征集来的，即此一点，可以看出我们人民政府对文物古迹爱护的无微不至。

藕香榭是这里的主要建筑，要讲堂皇富丽，当然不及拙政园